

法国的辩护书

〔法〕布阿吉尔贝尔 著

95.65

商 务 印 书 馆

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lebert

FACTUM DE LA FRANCE

Paris, Guillaumin, 1843

本书选译自欧仁·德尔所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巴黎吉约曼出版社, 1843 年版

法 国 的 辩 护 书

〔法〕布阿吉尔贝尔 著

梁 守 锵 译

姜 靖 藩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279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2 千

印数 6,200 册

印张 4 1/8

定价: 0.56 元

简评《法国的辩护书》

法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的《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法国详情》都已译成中文出版。《法国的辩护书》是继《法国详情》之后于 1707 年写成的。由于他发表《法国详情》一书之后，并没有引起法国执政者的理会，也没有得到社会广泛注意，于是他满怀愤激之情又写成了《法国的辩护书》这一著作。在此书中，他重申先前几本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再次提出他所主张的解决法国经济和财政危机的办法。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这部著作也反映出了布阿吉尔贝尔这一难能可贵的品格。在这本著作的字里行间，作者都表现出对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及其对广大人民的沉重剥削的痛恨和对法国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使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观点稍逊于威廉·配第，但他的为人品格却远远地超过了威廉·配第。后者如马克思所指出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

本书开端前几章，布阿吉尔贝尔为其《法国详情》一书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申辩。他重申臣民富裕是君主富裕的基础，但法国的各种间接税、达依税以及这种税收摊派不公和变化无常，加上维持谷物贱价政策，却使法国民不聊生，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在本书

第四章中，他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反重商主义的经济观点。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所谓财富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充分享受的生活必需品，而货币不过是在交换过程中“根据所有人的习俗和普遍同意”，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流通手段，“银钱根本不是一种财富的要素，而只是贸易的纽带”。布阿吉尔贝尔强调整个社会财富必须按比例进行生产，各种财富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使有的商品价格昂贵，有的低贱，从而使国民经济生活受到破坏。而要使财富生产保持平衡，“只要听任自然安排”，人们的干预只能限于保护这种“自然安排”（他认为在法国正在人为地破坏这种自然安排）。简而言之，布阿吉尔贝尔拥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自由竞争原则，认为实行自由竞争就可以使财富生产按比例进行。布阿吉尔贝尔的这些观点一方面表现出了正在成长的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在法国小生产还居多数，布阿吉尔贝尔不能不受当时法国社会状况的限制，而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表达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所以，他拥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却又认为货币并不是财富，可有可无；他拥护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却又憎恨因自由竞争而必然引起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不过，他在谈到财富性质、货币问题、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问题时，又处处表现出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的创见。例如，他离开流通领域而从生产角度来考察财富问题；他虽然只把货币看作流通工具，然而他在论述货币的作用时，也多少感觉到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他提出只有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才能使社会财富按比例进行生产，实际上觉察到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能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来调节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他还揭露了法国

封建制度如何束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布阿吉尔贝尔不仅是法国重农主义的前驱者，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也是西斯蒙第经济学说的先驱者。他在本书中继续强调消费是任何财富的要素，“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消费所组成”，而消费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这些观点都是后来西斯蒙第经济学说的出发点。不同的是，西斯蒙第指责资本主义发展使广大劳动者陷于失业和贫困，从而造成消费不足，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布阿吉尔贝尔则是指责法国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及征税办法对广大人民、特别是法国农民进行沉重的盘剥，破坏了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导致整个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陷于危机的局面。在本书第五章及以后各章中，布阿吉尔贝尔用大量篇幅分析了法国当时的赋税制度和政策以及征税办法的不合理，并把它和过去以及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作了对比，揭露了当时推行的各种苛捐杂税及征税办法的残酷剥削性质。这些揭露为我们提供了行将灭亡的法国封建制度末期的黑暗和腐败的情景。但是，布阿吉尔贝尔和后来的重农主义者一样，也期望开明君主能改弦易张，采纳他的建议，进行整顿和改革，以振兴法国。显然，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愿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事实上他的著作预示着法国封建制度必然要走向灭亡，而为将代替旧制度而兴起的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石 再

目 录

第一章..... 1

必要的开场白。——《法国详情》成效甚微。——除人头税及所有普通捐税外，向国王进贡八千万的收入。——为什么别忙于把作者视为空想者。——作者所表示的并非仅是个人的管见，而是王国所有农夫和商人的意见。——他控诉上流社会，为人民辩护，并向上流社会挑战，是否敢于反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而不是用胡搅蛮缠的办法（尽管失之不恭，仍须使用这个词）。——在法国，为使君王和人民破产而欺骗一个大臣，较之为君主征服一个王国更加有利可图

第二章..... 8

只需两小时的工作和十五天的时间便可向国王提供八千万收入，十年的和平便可付清一切国债，以五年为期，便可在取消人头税的同时，使国王通常的收入翻一番。——臣民的富裕是君主财富的唯一基础。——从1660年以来，人们都认识不到这一原则。——国民收入减少十五亿：其三个原因。——论谷物政策

第三章.....14

续上章。——剧本第一幕后的暂停

第四章.....16

论财富的性质。——世界初期的贸易。——文明使得在交换中必须使用贵金属。——货币的真正作用。——货币可用票据、羊皮纸，甚至言语来代替。——银钱只是在产银的地方才是财富的要素。——银钱与商品的关系，货物价格的贵贱，当其原

因是自然造成之时，本身并无不同。——弗朗索瓦一世时代一千法郎的收入跟今日一万五千利佛尔的年金一样富有。——社会的普遍利益要求任何人都不将其劳动或劳动产品无偿地给予他人。——自私心对这一天意法则之反叛，或售者与买者之永久战争。——和平与平衡只能是自由贸易的结果。——相反制度的后果

第五章.....23

消费是任何财富的要素。——关于达依税。——这种税收的三个弊病，以及由于这些弊病所引起的灾害。——对小麦制度的考察。——农民的贫困引起社会所有其它成员的破产。——不仅个人与个人、同一国家中省份与省份，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利益必然息息相关。——伪善者与包税人的联盟

第六章.....32

捐税名目不宜繁多，捐税的收入尽可能直接由纳税者上缴国库，此乃君主与人民的共同利益。——罗马帝国、土耳其、莫卧儿帝国、荷兰、英国的税收制度。——法国自1660年以来有一万种赋税，一万个税务法官，十万人雇来征收公共收入。——直至弗朗索瓦一世前，君主国的财政制度。——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期的情景。——弗朗索瓦一世的收入与路易十四的收入比较

第七章.....45

自从弗朗索瓦一世以来，财政中如何发生了混乱现象。——预用和借款。——喀特琳·德·美第奇、意大利包税人和三级会议。——亨利三世及其无度开支。——亨利四世以及絮利公爵获得成功的无知。——玛丽·德·美第奇，以及意大利包税人的生财之道。——黎希留使公共收入倍增。——路易十四未成年期：新的财政混乱。——阿默洛主席的高谈阔论和福盖财政总监的指责。——高等法院的权威是自从取消三级会议以来，对财务人员贪污行为的唯一障碍

第八章.....61

自从 1660 年以来的财政管理。——廉洁的大臣与可怕的弊端。——忽视达依税而偏重消费税和特别税务之不良后果。——谷物与现金交易化为乌有。——酒主不得不以其商品及船只缴纳税款。——瓦朗斯的关税。——一个商店应缴纳二十六种捐税。——为什么剥夺了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对职位的爱好或需要。——为维持秩序是否便应维护弊端？——向法官职务开战或消灭羊皮纸币。——征税官陷于绝境

第九章.....74

通过比较,说明王国的真正的局势,以及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王国所遭到的损害。——关于公众穷困的第一个原因达依税的改革

第十章.....81

关于公众贫困化的其它两个原因——小麦制度和间接税与关税——的改革。——小麦贬价及其有害的后果与事情的性质无关。——间接税和关税使国家收入减少。——阻碍产品流通的可笑行为。——取消王国内部关税和出口税的必要性。——维持输入税,同时废除一切妨碍贸易的手续。——关于设置四分之一税的细节和降低这一税率。——降低非课征达依税的城市的进口税,和把所有这种性质的赋税合并为分配额确定不变的一种税。——取消容量税和对拥有免税通行执照的商品征收的一切杂税。——消费的增加可弥补包税人由于税目减少所造成的亏损。——烟草税额降低和证件费提高所产生的相反的后果。——税收和纳税人的财产成比例的必要性

第十一章.....94

对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按十分之一征收人头税乃是提高国家收入八千万的办法。——这一捐税目前的荒谬的基本原则。——它向穷人课征而照顾富人。——人头税应与每个公民的财产成正比。——对认为不易算出个人收入的比率以及要求申报

个人所得是专横的行为这种反对意见的答复。——应以现款而不是实物来缴纳按十分之一征收的人头税。——对《国王什一税》的批评。——我们所抨击的这一制度，不可能加以辩护。——为什么必须把柏柏尔国家的小麦从普罗旺斯排斥出去

第十二章..... 109

综述：国王可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创造出一笔三亿的固定收入。——君主应象明智的地主尊重其佃户一样尊重其臣民。——使臣民遭受损失必将自食其果。——对这一建议的进一步发挥。——最好将雅典的风习引入法国，而作者遵守这一习惯

法国的辩护书

或

通过大臣先生们两小时的努力和人民一个月的执行，既不用辞退任何包税人和特别税包税人，也不会引起任何波动，就可使法国重新获得四五倍的收入，即在恢复自 1661 年以来被侵吞的十五亿多的基础上又增加五亿多，从而使国王除人头税外，获得八千万收入之切实可行而又极其轻而易举的方法。同时清楚地说明，不管是借口时间或形势不适于任何变动，或认为会有所谓的灾祸危险，或以其它任何可能的理由反对此项建议，都是丧失理智和不顾常识之举，故我们坚称世上无人敢于以书面署名发表这种无稽之谈而不名誉扫地，但我们指出，非如此便不可能摆脱目前的境况

第一章

必要的开场白。——《法国详情》成效甚微。——除人头税及所有普通捐税外，向国王进贡八千万的收入。——为什么别忙于把作者视为空想者。——作者所表示的并非仅是个人的管见，而是王国所有农夫和商人的意见。——他控诉上流社会，为人民辩护，并向上流社会挑战，是

否敢于反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而不是用胡搅蛮缠的办法（尽管失之不恭，仍须使用这个词）。——在法国，为使君王和人民破产而欺骗一个大臣，较之为君主征服一个王国更加有利可图。

十年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详情》的陈情书或论文，这至少对公众说来，既纯属偶然，又是预定之中的。虽然该书表明，国王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轻而易举地征得所需之一切钱款而无碍于他事，同时还可使人民获得实利，但此书未取得任何结果，甚至人们丝毫未加以理会。

作者当时亦不存奢望，并明确地予以表明。可以说其理由就在于仍有油水可捞：从赠与大臣先生们意想不到的礼物来看，法国破产的理由或原因就是大臣先生们手头拥有商人给予的宽裕的报酬，而商人同样以收买大臣先生们所获得的保护来谋求足够的赢利。然而，时至今日，物已告罄，一切均已完结。因此我们应当设想可以取得较为顺利的成功，因为反驳提出的建议，好处并不太大，或者不如说，接受这些建议已是在所必需。所以，我们不怕受到非议，代人民向王国进贡在陆地和海洋上所需之一切，不管款额高达若干，以使王国的敌人只有象以往那样，期待路易大王出于公正与宽厚之心而给予和平。

我们再次坚称，不计目前的人头税^①，每年除普通税外，如果这只涉及区区八千万之数，甚至再多一些的话，那么事情反手之间便可办成，而且毫无妨碍，亦无须撕毁国王跟任何人签订的任何条约，而且甚至所产生的波动也要少得多，虽然在初次设置人头税时

^① 人头税设于1695年，里斯威克和约后取消，后由于连续战争而于1701年恢复。（参阅《国王什一税》注2）——德尔

就没有发生任何波动。

随着此项建议而出现的任何情况，我们可以更加坚定确切地指出，这笔八千万收入是国王陛下通过大臣先生们花了两小时的关注，以及在那些符合规定条件下人民经过十五天实施的结果，而陛下只是使其臣民从中重新获得了五亿收入。

请暂且把这样一种会引起世上许多人认为可笑而又荒唐的主张搁置一旁吧。请想想，著名的作家、伟大的圣奥古斯丁^①和拉克唐斯^②把一个在他们那时代持反对意见的名叫维吉尔的主教视为疯子和狂人，并没有赢得多少荣誉。克里斯朵夫·哥伦布^③受到欧洲几乎所有宫廷同样的待遇，然后才在西班牙得到某些人的注意和资助。上个世纪的哥白尼^④由于阐述了他那今天已被人们最普遍接受的学说，而被整个神学界威胁要处以火刑。

八千万收入的倡议者，处境比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好得多：他不仅不象他们那样孑然一身，坚持己见，而且坚称他只不过是王国的所有农夫与商人，即不管对国王抑或对人民来说，均是国家一切财富的来源与本原的人们之辩护士而已。为了首先抑制人们可能把这些言论说成是想入非非的强烈倾向，而这种强烈的倾向大部分来自驳斥者，因此在农夫和商人之间将引起一场争论，而一切费用则均由他们向君主、业主以及以税收为业者支付。

这前一类人公开表示并宣称，他们已作好准备，在所述条件

① 非洲希波主教(354—430年)，著名教会圣师，著有《上帝之城》、《忏悔》，号召镇压异端分子。——译者

② 教会经师，250年左右生于非洲，死于君士坦丁时代(274—337年)，著有《论上帝的作品》等。——译者

③ 意大利著名探险家(1451—1506年)。——译者

④ 波兰天文学家(1473—1543年)。——译者

下,缴纳本陈情书标题上所标明的钱款,这些条件不取决于任何东西,因为它们只是那些我们深知有权随意行事的人之简单的意愿而已;而对立的一方则是那些我们别无他求,只要他们收钱的人,但是这些人却说——甚至以为这样便可表示出他们的明智与智慧——这种缴税是不可能的。

然而以汇票为例,我们便可看出,这两类人中究竟谁荒谬可笑。一个持有一张富商开出的价值一千利佛尔汇票的收款人,在付款人通知他准备付款并甚至催促他前来取款之后,收款人竟要对方拒绝承认,岂不荒唐?

这便是问题所要涉及的法律根据和权利部分。陈情书的作者如果看法有误,则甘愿被视为绝顶荒唐之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他的主张,他也同意受罚;如果作者言之不予,他甚至同意人们把他关进疯人院。为了使作者认罪服输,作者并不要求人们滔滔不绝的说理,因为这些理由几乎跟他的理由一样显而易见;但作者首先声明,人们可能对他的提议,或者不如说是对人民的提议提出异议——或者认为绝对不可能实现,或者认为时间关系,不适于进行任何改变,或者认为存在危险,或者认为会破坏和谐局面——,总之,如果这些书面异议,不是荒谬绝伦得为天地所不容,而相反还能得到个别人的附和,那末他愿意承受他刚才所同意的方法来对待自己。作者在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都重申这一点,以免人们遗忘。

因为在这份陈情书中将经常使用荒唐一词,虽说在君子之间,由于礼貌和文明的关系,通常不应在言辞和文章中运用这样一种词语,所以我们在接触本题之前,不得不稍作题外之谈,以便说明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该词的必要性，同时也是为了清除这种想法，即：人们设想，在本书中，这是对可能被用上这种词的那些人的侮辱。

首先，由于法国目前患有坏疽病，或者说，得了肾结石，因此，为了治病，就必须抓住要害，并在要害部位动大手术，因为使用普通药物已为时过晚，而且药力也远不足以消除沉疴。

然而，任何其它词语都会使人们对这些陈情书的作者向除了农夫或商人之外的人们，即向上流社会提出的建议有看法：即使不认为是想入非非，至少也认为有问题；结果，这类人中任何人都难以着手理解作者的理由，并对此作出确有把握的判断，以便谴责一些如此驰名的偏见，以及那些如此有名无实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思想上认为，虽然花了许多艰苦劳动，得到的却只是不明不白，这就完全足以使他们把作者视为幻想者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洋洋自得地认为最明显的事实都是虚假之事，人们闭眼无视这些事实，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把这些事实弃之不顾之后，却反驳从这些事实所得出的可靠的结论，以便说服自己，并企图使其它人相信这一点：人们认为不能设想，一些知识如此渊博，而且如此热衷于为国王和公众效劳的人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们的理由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而人们如果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就不会这样地诬蔑他们了；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便不要去谴责他们，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这些人已经去世^①，就更应如此，死亡使得他们无法

① 这显然指的是1683年去世的柯尔贝尔。用不着加以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对这位大臣的评价与重农主义者的观点相同；但补充说明：重农主义者对柯尔贝尔的看法已被A.斯密思所采纳，这可能并非不适当之举。（参阅《国家的财富》第六卷，第九章）—— 德尔

捍卫他们的利益,并说明他们行为的特殊理由。——目前的形势,或者不如说法国的混乱,要求谋得这样的辩护士。因此,这一词语,不管是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在目前情况下,使用者仍不乏其人;甚至即使一个死人从阴间地府来向他们证明这些陈情书所说之事是真理,他们也仍不幡然改悔;这是符合《圣经》的观点的,因为心灵已经受害,既然如此,则不管是精神、荣誉还是良心,均无置喙之地。

但是,当我们谈到荒唐之举,以及当我们象在本陈情书中那样坚持认为某事之所以发生,如下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或者是作者们完全失去理智——这绝非如此,甚至无法设想竟会如此——;或者是作者们把事实完全搞错了,如果他们的脑子完全错乱他们就会做出这样的荒唐事,这时,绝对必须作出抉择,而无法使用任何遁辞,也无法以自己对这样的内容一无所知作为借口。只要具有常识,任何人都是合格的审判者;因此,不能以缺乏知识,而不宣布作者并无恶意。

正是根据这样的理由,或者基于类似的原则,我们坚认可以在两小时内复兴法国,并放手去干,而且我们重复以前已说过的话,即,如果有谁能向这个建议的作者提出任何一条稍微合乎道理、见之于文字而不是荒唐透顶的异议,不管是认为时间太短、或者认为有不测之虞,或者其它不论什么理由,那么作者便心甘情愿被视为荒唐者,而且是古往今来最大的荒唐者。因为当人们对某些事实持又肯定又否定的态度时,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两者之中总有一人是胡言乱语,就象他失了魂似的,因为他错了。——因此,不管是谁都不应抱怨自己陷入这样的弱点;所有最伟大的人物和最著

名的作者都曾经犯有这样的毛病：他们不可能不根据不可靠的材料写出一些十分优美并使他们出名的作品来。——如上所述，圣奥古斯丁和拉克唐斯把第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作者视为荒唐者，其结果表明，胡言乱语的正是他们自己。——因此，为捍卫真理、保卫国王和人民的利益，应当允许本文的作者使用如此伟大人物曾为了真理而不惜使用的那些字眼。

说了这番开场白后，作者将进入本题。为使人们不会就一部内容无懈可击的作品的形式而责难作者，我们认为这个开场白是必要的。作者表示十分尊敬那些他将指出他们弄错了事实的人们——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正直，对此作者深信不疑——；如果作者认为这样做不会背弃他所要捍卫的国王和人民的事业的话，那末他甚至要说一些比较温和的话了。正义感迫使他要这么说，尽管与事实相差甚远；但大臣先生们却远不该受到谴责，因为既然一些臣民已经作出了极坏的榜样并开辟了极其完善的道路，那么，若无奇迹出现，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同时，他们也远不能改变现状，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协力要使他们越不出雷池一步，因为在法国，在使国王和人民破产的同时，欺骗一个大臣，较之在不管任何国家，为君主去征服一整个王国都更为有利。

第 二 章

只需两小时的工作和十五天的时间便可向国王提供八千万收入，十年的和平便可付清一切国债，以五年为期，便可在取消人头税的同时，使国王通常的收入翻一番。——臣民的富裕是君主财富的唯一基础。——从 1660 年以来，人们都认识不到这一原则。——国民收入减少十五亿：其三个原因。——论谷物政策

我们保证只需两小时的工作和十五天的实施，便可以在普通税收，甚至人头税之外，增加八千万以上的收入；此外，我们答应以十年的和平时间，便可付清国王和国家的一切债务，而且我们最后还许诺，在取消人头税的同时，在不到四、五年的时间里，便可以使国王的收入翻一番：这一切都不必冒任何风险，不妨碍任何事情，也毋需动用绝对权力。——如果作者在其全文中哪怕有一点点言之不予，那么这便是人们从未想到过、也从未有人提出过的最为荒唐的说法了。但是请人们在通览这部作品之前，暂且别下断言，人们头脑中强烈存在的荒谬之念头会再一次略为削弱他的热情，我们将必然看到，这跟我们已经提及的大人物们对持反对意见者的责难是一回事。

无人怀疑，世上所有君主的收入之本原和基础就是其臣民的收入；真正说来，这些臣民就是他们的佃户，因为君主们收入的多寡只能随那些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收成多少而规定向君主缴纳的税